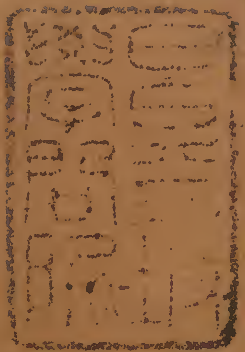


荆川稗編

卷之百十三之四



内閣文庫			
漢書	三〇九	六〇	五三函
類	號	冊	架

内閣文庫			
漢書	三〇九	六〇	三六函
類	號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57)		
函號	366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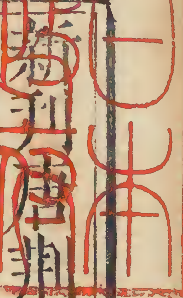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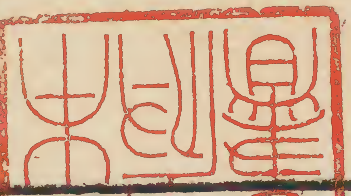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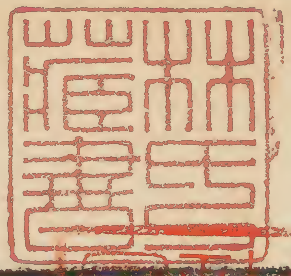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三

淺草文庫

後學嘉禾張國詔校

宋學校科目

宋志 後同

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迺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繇舉貢而西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徂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盪矣令下

郡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今兩制兩省
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議者多謂變法
便直史館蘇軾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
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
吏卑隸未嘗無人雖用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無知
人之明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
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時有可否物有
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
由學乎且慶曆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爲太平可待至
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

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
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遊士制學立師而又時簡
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
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
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封弥或欲變
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
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
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
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
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

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問王安石對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

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旣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後改論語孟

子義各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
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
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精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
之三增進士額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
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爲進士者乃得所
增之額以試皆別爲一號攷取蓋欲優其業使不至
外侵則常慕向改業也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
大義斷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
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
法或言高科任簽判及職官於習法豈所宜緩昔試

刑法者世皆指爲俗吏今朝廷推恩旣厚而應者尚
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爲榮乃詔悉試帝常言近
世士大夫多不習法吳充曰漢陳寵以法律授徒常
數百人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搢紳多耻此學舊明
法科徒誦其文罕通其意近補官必聚而試之有以
見恤刑之意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
以千字舊特奏名人試論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謂
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盡人材然愈於以詩賦取人
爾

宋朝取士之法

宋朝以學校養才以科舉取士其制舊矣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當郡之外又有制科童子而進士爲尤盛祖宗以來試以詩賦帖經墨義百餘年間則人才相望諸科之設又可得質朴記誦之士胥濟以爲用其教育則建太學於京師慶曆中置內舍二百人神宗垂意儒學益外舍生員三舍之法闡端於此王安石采周官王制之所緒自京師至郡縣學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舍最優者爲上舍免解發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以此顛取士而寢廢科舉業進士者以經義易故習應諸科者以明法消舊額

意若尊經復古抑浮靡而革椎魯也然新經字說頒命四方驅學者以宗已其後議臣極排力抵於是經義詩賦定爲兩科太祖建隆元年卽開貢舉而楊礪之徒以進士選其後歲歲選士以登科記考之惟試策賦及論自開寶元年始召對講武殿而第名六年士有擊鼓論榜者於是更試於講武殿而御試自此始也當是時諸科有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之目太宗興國三年始試律賦以平仄用韻真宗時嚴挾書之令諸糊名之法下秉燭之禁馮拯在當時以謂江哲舉人業詞賦以取科名今歲望今兼考論策

則進士科固有論策矣仁宗時富弼亦言自咸平景德以來省試有三場一日試詩賦一日試論一日試策詩賦可以見辭論策可以見才識慶曆四年更進士之科先策次論次詩賦不專均於聲律偶切也經術之家兼行舊式稍增新制經史明法諸科願對大義者從宋初之請也未幾而復舊制自嘉祐二年始詔間歲一開科場英宗治平二年易以三歲熙寧中罷詩賦貼經墨義令各占一經兼論語孟子之學試以大義殿策一篇諸科稍令改易以應士科其不能改者許應明法新科試以律易議刑統大義斷案置

律學行舍法事見前進士自第一人而下皆今試律而五路人士皆重厚朴實文辭不足以自見於是五路別放京東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元祐元年貢舉始添詩賦經義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而不專於新義矣目試文武升朝官於進士舉人力舉經明行修者紹聖中罷詩賦專經義除不得用王安石字說之禁高宗時詩賦義兼行紹興間舉人並兼習其後復雙行聽學者願習以登科記國朝會要四朝志修廢明法科紹興十八年也宋朝進士科往往為將相極通顯至明經之科不過為學究之類當時之人為之語

曰焚香取進士嗔目待明經蓋進士有設焚香之禮而明經則設棘監守恐其傳義也雍熙中唱進士名內有李宗諤者宰相昉之子呂蒙亨參政蒙正之子王快塩鐵使王明之子許待問度支使仲宣之子上曰並斯世家縱以藝升天下亦謂朕有私並下第賢良宋初有三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之法詳開史理達於政化凡三科應內外官草澤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時制科先廢乃許詣闕自薦乾德二年有穎贄者應馬贄先任博州推官擢爲秘書著作佐郎咸平中命

近臣薦舉時林陶以進士應選就試學士院而不及格猶命之第聽以招徠俊茂也景德二年增置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武足安邊科洞明韜略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器業可觀而後觀策三年詔制舉人所納文卷委翰林學士等攷定是時陳宗古所業學士院考不中式然皆特命就試景德四年詔策問宜用經義而夏英公竦出焉天聖七年詔六科許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仍先進所業策論二十首委兩制看詳辭理優

長召赴闕試論六首合格而後御試又增置高蹈丘
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許轉運及長吏奏舉所
業召試如前式又有書判拔萃諸科先錄判詞三十
首於流內銓投下優者召試判十道是爲天聖十科
明年富公弼以茂才異等中選而余靖尹洙亦應中
書拔萃科自是天下應制科者不下五六十人然得
祕閣試者蓋三之一中選者又十之一(景祐元年)詔
六科不許三科又下第人應自是應者稍少其年吳
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蘇伸中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科而張方平以茂才異等中而投拔不復置

矣(寶元元年)田況中賢良而張方平復中選凡中此
科目者不十年登禁從(慶曆二年)錢明遠中材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四年遂爲翰林學士自是朝廷惜其
恩命艱難其選皆取僻書傳注疑似之說以爲題而
誤之慶曆中齊唐雖閣試以通言者以其無履行而
罷試又行近臣論薦之制無得自舉而制科隨貢舉
開設矣雖仁宗不欲隱奧因之數戒邇臣取其明當
世治亂者而有司欲觀其所學於祕閣之試必艱其
題而士亦留心於記問朝廷旣艱制科之選陳執中
不由第以取宰相非留意於取士者皇祐五年制科

就試者十八人而執中密諭考官放趙彥若一人過閣御試復黜之上歎曰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中選豈朕待之不至耶乃下詔焉嘉祐六年執政亦欲廣收豪英之士時祕閣就試者七人所取者途其半焉於是二蘇兄弟俱中賢良選蘇轍制策極言得失有司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言黜之天下謂朕何有司不得已而置之下第也熙寧中孔文仲對策指陳時政言最切直且言當專任德王安石惡其說自制科不復設矣元祐十一年始復置紹聖中又罷高宗時雖詔復賢良科未有應者至孝宗乾道七

年而蜀山李廌出焉且及注疏命題目在幽隱者許監司勤篤焉

宏詞自唐有宏詞之科而所取猶以詩賦詞也大中時李潘知舉放博學宏詞科陳琬等及進詩賦論而詩乃用重字故下之真宗景德三年龍圖閣侍制陳彭年奏請條貢制部宏詞科采擇經術許流內選應宏詞拔萃科明經人投狀自薦策應試經義以勸學者哲宗紹聖三年罷制舉懼無以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置宏詞以繼賢良之選所試以章表露布文書用四六也頌銘戒諭序記雜用古今體不拘四六也

許進士登科者就試試以奏上舍日附試不立院也
四題分爲二日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惟詔誥赦敕
不以爲題入制詔四題內二題以歷代史故事宣和
罷上舍試於是附試南省兵興其後廢宣和五年詞
學兼茂科選人秦檜循一資高宗紹興三年始復置
謂之博學宏詞科以至天聖大觀格日以制格詔書
表露布檄箴銘詩頌記序十二事爲題古今雜出三
題分爲三場不拘有無出身詔先投所業學士院看
詳召試

童子學宋朝太祖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按行府

第得寶貨數十巨積皆李氏物不隸於籍者悉表之
太祖賜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黃中年七歲以童
子及第李昉贈之詩曰七歲童千古所難賈家門戶
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興國中
遂參大政曹彬生周歲父母以玩具羅於席觀其所
取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太宗時
郭忠恕其先洛陽人也善屬文及書史官學通九經
七歲舉童子國初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爲國子監主
簿楊億字大年始生母口授以書隨即成誦六歲學
吟詩七歲善屬文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

頃刻立成太宗嘆異以爲祕書省正字制曰汝方在
髫鬣不煩師訓精爽神助文學生知越景絕塵一日
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楊億年十一試一賦二詩頃刻而
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喜朝京間詩有願秉清忠節終
身立睨朝之句真宗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
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三皆以俊名聞特召試殊
試詩賦各一首蓋賦六篇殊屬辭敏贍上極歎賞乃
賜殊進士蓋學究後復召殊試詩賦論旣成數稱善
擢祕書正字祕閣讀書咸平二年六月令祕書省正
字邵煥於祕閣讀書從其請也祕閣讀書自煥始煥

嘗以童子召對賜帛遣歸是春復至京師上令賦春
雨詩援筆立成遂命以官時年十二祥符八年以童
子蔡伯希爲祕書省正字其父龜從爲祕書郎伯希
年四歲誦詩百餘篇上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
習因命以官又作詩賜伯希仁宗朝文潞公幼時與
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出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
馬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水甕中公取石破其甕兒
得出二公之仁智不比矣王偶稱字元之七歲能文
畢文簡竒之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
鳳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曰經綸之才

也寶元元年罷天下舉念書童子(皇祐二年)詔諸處無得遣念書童子赴闕英宗朝蘇軾生十年大夫嘗讀東漢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曰某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神宗元豐七年夏四月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天錫年九歲禮部試誦七歲皆通也上召入禁中取經試之隨問卽誦延安郡王時在傍上指天錫而撫王曰汝能如彼誦書乎賜天錫錢五萬使買書以歸戒無廢學冬十月召饒州童子朱天申對於睿思殿賜五經出身天申天錫再從兄禮部言天申年十一

誦十經通也(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巳朔又詔禮部自今乞試童子誦書所屬母得取接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進呈十書習射童子求試於有司者凡九人上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朕嘗示恩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審也

武舉

見前武學門

試教官宋朝神宗(熙寧八年)始立教授試法卽舍人院召試大義五道初太博正錄及州教官朝廷固嘗特除用亦雜出薦試否則取其試藝等格優多者用

之哲宗元祐元年詔近臣擇經明行修者舉為內外學官罷試補法紹聖中詔依舊法召試附吏部春秋試兩經大義各一道其後學官歲許一附吏部卷銓

增試宋朝神宗熙寧中詔諸州發解考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得試於其州類名土轉運司使與鎖廳者同試率七人立一額仁宗景祐四年賈昌朝言舉人有親戚守官及隨行地遠并發解官親戚並令運司差官類試

推恩宋朝太祖開寶三年詔貢士十五舉陽本科出

身得司馬傳已下百六人仍為例真宗祥符四年詔河南中府進士五舉餘州七舉並特奏名祥符八年帝謂宰臣曰累舉不第年齒已高深可憐憫於是詔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與奏名仁宗嘉祐八年始詔進士五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劉夔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稱為盛事時楊彥瞻守衢揭雙元坊以誇之二公各以書為謝且固辭焉彥瞻答書頗致規諷二公得書竦然其後徐以道學名劉以功業顯世以為彥瞻有以發之周公謹齊東野語曰彥瞻答書云嘗聞前輩曰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饋者迂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既而宗族嫻友與客交賀焉至於讐者亦茹耻含愧之愀然曰所貴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有以底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

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奸慝持州
 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
 居日以感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
 以賀為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游間
 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執事於不肖
 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篇之揭所以
 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亦異焉人於此時
 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所冀進執事
 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若以僕
 之言為然則是扁之揭可無愧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
 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
 而貴恥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
 奴隸之所耻而往往鑒之朝廷坐之邦國而不以為

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
 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
 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
 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
 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
 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
 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
 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
 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
 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

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
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
紙書聲病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大夫之子弟飽
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
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乃久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
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
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
吏多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
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史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
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

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侈
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
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
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
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
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
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
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
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
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

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答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爲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犬彘之行不肯爲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貴忍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於冗流之門則彼

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凶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爲仁孳孳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

井川和經 卷之百十三
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
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在朝廷而百
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惧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
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
將若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
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擥以進也今有二
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
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
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
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可以勉強之道與德而加

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
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
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竒傑之士
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
叫號謹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
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
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嚮
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樵小
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
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竒傑也任之以

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升斗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旣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熱然重困於無用之

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已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貫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

并川系糸
卷之百三
之土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論西漢博士太常得失

馬廷鸞

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宮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太學而補弟子貢者自一項人好文學敬長上儀狀端正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隸光祿勳自有四科考

精
試殊塗異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騫不

論辟署

馬端臨

各言
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五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

皆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於僚掾而獨不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施之於無籍之惡少乎

按自隋時每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無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強

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栢耆杜慆之於辛儼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侷蹙施之

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羈馽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論世胄

林駟

世胄之說尚矣傳曰八元八凱世濟其美此虞制也詩曰王命山甫績戎祖考此周制也嗟夫故國喬木見者興思甘棠遺澤愛之勿敗况所謂世臣者箕裘之業不墜詩書之澤猶存民望之所歸屬國勢之所倚重聖人其可不加任用之誠乎然富貴者侈之階逸樂者驕之府蒞而不學動成過咎持祿自滿鮮克由禮虞周聖人之所慮也是故后夔教胄子必示以

直溫剛簡之德師氏教國子特拳拳於三德三行之訓夫惟教於未用之初用於既教之後此德業有肖於前人也歟成周以後未嘗不重世胄之選華元子罕宋公族也史魚審武衛卿族也子良子皮子產太叔鄭公族也闞辛闞禦疆遠賈遠楚卿族也晉之范欒卻趙魯之季文季孫齊之晏嬰吳之季札分布列國相輝麟筆無非用人以世者愚獨惜夫作成善教浸不如古尹氏立王子朝而階亂崔氏出卞衛而怙權故公羊有世卿之譏蓋譏不以賢也然則王教不如古而人才亦不如古宜矣一變於春秋再變於漢

三變於唐教愈壞而愈失材愈趨而愈下可歎也漢
自任子之令既除而世胄之無聞唐自刺史世襲之
議不行而世臣之不用况無教養之道乎陵之敗義
有忝李將軍之威望禹之驕縱卒壞霍博睦之勲伐
虞世南之後而至於為匠房杜之後而敗於子之不
肖攷論漢唐之事君子深為之於邑既嚴以胄監之
教又嚴以較試之法既重以覆試之實又重以引對
之命此慶曆之詔所謂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
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者其有意於作成胄子也
至矣宜乎世有賢臣者文靖相慶曆之治申公新元

祐之風忠憲輔景祐之政持國正熙寧之法一范之
誣聞者破膽而純仁之事業益盛一韓之誣聞者骨
寒而忠彥之忠望尤著焉噫遺風餘澤耳濡目染豈
一朝一夕之積哉

論任子

馬端臨

按任子法始於漢而其法尤備於唐漢唐史列傳中
凡以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朝史不言門
蔭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之人何也蓋
兩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
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蔭入仕者皆不由科目

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猶昂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之說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徃徃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與兩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胄也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

蓋所罕見當時既皆尊世胄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誇特起而鄙門廕而史傳中所以不言以廕叙入官者蓋所以見當時雖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又附讀法

馬廷鸞

漢二千石任職二年得任其子若同產蓋有八九歲為郎備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執戟殿陛中郎將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祿勳歲課第之時出意上書疏足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以習知其性而識其才之能否自郎選為縣令自大夫選

為守相或持節四方天子時課其功而召之入蓋上
之人留意其選而法制使之然也說曰讀法古義也周禮大司徒正月
之吉始和布教法于邦國都鄙及卿大夫州長黨正
閭族歲時屬民讀法之禮吾今以宗正行於祠堂以
聯族人亦周禮之遺義也教之律令所以尊聖制也
犯遺訓者未信得徇違律令者災必逮身故律令者
所以防淫佚厚倫理而維持仁義之具也重子曰禮
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情為善待勸遠惡待
之所為禁難知豈非以常人之情為善待勸遠惡待
懼者乎示之易見之法以防淫佚厚倫理而維持乎
仁義者則莫如律令四以保身從政用之可以齊御天下
之術也庶民用之可以保身從政用之可以齊御天下
則陷於罪辟辱莫大焉願我孫子欽承國典講習律
令庶其無陷於刑辟斯吾宗儀第一義也祖考欲其
子孫之賢豈在別立科教哉然罪惡之起皆成於漸
是故叙律之義先極而後重先微而後著別籍異財
子孫自私之心勝其終必至於干名犯義尊卑為
男女謹始之道缺其終必至於親屬相姦而毀罵

惡逆成弑之基也故易曰履霜堅冰子弑其父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嗚呼為讀法者其亦慎
於斯義矣乎

門生此陵王革考校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三終

荆川稗編

卷之一百十三

三十四

矣于

其

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四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四

門生毘陵王革考校

兵一

春秋兵制

陳傅良

春秋諸侯見於傳者雖未盡信變更王制畧可攷也
魯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成公元年
謀伐齊作丘甲丘各一甲明年戰于鞏四卿於是乎
輿尸以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蓋三分魯而
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
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井人禾系
卷之二百五
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軍一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始以夫田為賦大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齊威公相管仲參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之軌為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為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連為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為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一工商高國各將其一凡三軍教士三

萬人車三百乘蓋如鄉之法伍鄙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畧倣周變從徑便艾陵之戰三軍分左右至簡公時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始竭作子產脩廬井之法而兵止一甲其後遂丘賦矣楚吳越秦皆夷也初無井牧之法楚自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代隋戎分二廣而為三軍成王地方千里

城濮之戰左右師潰唯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
然而東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畧見於傳
往往非古公子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
康王薦掩始并沃衍牧臯隰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
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
是有五師至平王又始爲舟(吳越)不詳見吳王僚伐
楚空國而二將闔廬伐齊蓋可見者四軍夫差益強
帶甲之士十有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勾踐棲
於會稽甲楯五千人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
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

右私卒(哀公)十一年夫差伐齊有四軍其後戰國相
并諸侯斥地益廣而丘乘之法壞田齊地方二千里
帶甲數十萬臨菑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
一家而三兵矣(潘王)創爲技擊以兼桀宋五千乘之
國號稱東帝(趙)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
匹然武陵王變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
王卒百萬矣趙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
粟腹尚二十萬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
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魏)自惠王以
武卒奮擊武士二十萬蒼頭五二十萬廝徒十萬車

六百乘騎五千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北縣勝
甲以上爲戍士三十萬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
燕地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腹
之敗於趙也二軍六十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頃襄王失鄢郢北保於陳
收東地兵尚十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
爲兵先是齊桓晉文始爲召募科民之法而是時秦
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
國益尚騎射而技擊武卒胡服百金之習行於中國
後世詐力之兵用矣技擊之法得一首而受賜金

卒一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碩之弩負矢五十
箇置戈其上冠冒帶劍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
中試則覆其戶利其田地銳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
隸五家胡服以金鍤節首前插貂尾爲貴職武士冠
鶡尾之冠縵胡纓短後之衣百金禽將賞百金秦自
襄公始列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用周禮至春
秋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置陷陣哀公救楚車五百
乘獻公五年爲戶籍相伍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遂
破井田開阡陌以前後漢參考秦法五戶爲五十戶
爲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

亭有長長有兩卒一爲亭父一爲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十於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縣有令丞尉不滿萬戶爲長凡亭亭間之道南北爲阡東西爲陌阡經陌緯東漢光武紀有千秋亭五成陌爾地里志有畢陌陝陌酷吏傳有京兆阡南陽阡蓋卽其地名云曹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云以周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爲畝聽民買賣隨力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

一首賜爵一級爵有十八級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褭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興武職甲卒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爲鍾鐻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戎

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殺傷益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鎮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先發弛刑次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次治獄吏不直者次隱官徒刑者次以嘗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如始皇計盡徵材士五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齋糧而勝廣起矣周章之戲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放驪山徒奴產子受兵以擊盜母已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發關中卒東擊盜母已

而阿房不罷章邯將三歲亡失已十萬數其降楚也坑新安南二十餘萬人而嶢關下軍將皆賈豎一哨於利浦公入而秦遂亡商鞅破田不過斥大疆理以便耕聚亭郵鄉縣猶古遺法然而古人寓兵於農藏用不示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關狠上籍其力下安於義自鞅始明以戰縣爲刑賞以多殺爲爵級以怯關爲後隸斯民要利於上非戰無繇由是秦人之俗尚武越棄禮義雖能卒致強盛而自焚之釁具矣昭襄之際徵調無度民非商君之舊至於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弭患

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戰且蒼頭廝役往往皆賈勇豪傑也養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盜遍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爲阻深以示強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亡也

論秦銷兵

馬端臨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爲秦之所以亡然愚以爲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爲織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

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益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戍屯使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柰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卽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

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論漢兵制

陳傅良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每立秋斬牲於郊名曰驅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一歲爲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

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不可便還因住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爲過更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寵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爲執金吾

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置建章營
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狩間兵革數動士物故者
動以萬數民買多復徵發之士益少於是發謫吏次
謫民次民兵變爲謫戍謫戍變招募七科謫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官
徒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尚屯關中
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贍至出武庫昭
帝始元間始募犇命及發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宣
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伏飛
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蓋北軍亦出矣唐
杜祐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

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轉居三輔陵邑以爲
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
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
則削雖衛霍勲高績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散
歸按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佑言命將旋罷是矣
又按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十
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
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
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官掖門都侯劍戟
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

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
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畧可見
兵數蓋僅盈萬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計發關內兵
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周
勃爲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滎陽文帝備胡以三軍
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而
大將軍竇嬰監軍滎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卽罷武帝
雖置關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在
京師非也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
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

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繇有復
有減更有貸則得爲君上之恩至於將相廢置惟時
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爲
左遷酒泉太守卽命破羗不爲異數而又御軍之法
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賞典輒
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
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可以槩見其時
無有壅蔽誕謾之患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廩餼悉皆
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穀二斛六斗
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

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
搖誠有以也南北軍記云南北軍漢制也古者天子
漢京兵之都必有重兵焉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也上天之
象以羽林爲天皇帝之座以兵師爲營衛規天摹聖
則爪牙之衛詎可一日而缺諸漢高祖皇帝以神武
之資躬持三尺糾合義旅蝨蝼蝻而汗介冑其勤五
載縛嬰斬羽而後天下合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畝
巴渝北貉無勤遠人財鼓包戈將與天下安安於無
事矣然方是時葦允北張蠻唯粵旣劔立之壤植大
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虎符羽

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無武卒銳士以鎮之殆非所
以防未然而窒不軌也此高帝建軍之本意歟夫天
下形勢惟地與兵漢都洛陽戍卒幹議卽命西駕按
秦故地左轂右蜀大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巋
然天府之固矣南北二軍負城環官路似營迺基峙
星布平居無事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如火發發而又
衛尉藩護金吾檄巡武庫司兵司馬崇掖章溝虎威
晝揮夜呵戎心姦膽戰栗駭落無敢弗率于我天威
鎮安四方鞏固萬世兵威地利兩兼得之信乎高祖
貽燕子孫規摹宏遠也

漢南北軍始末

易

山齋易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是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也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爲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

也於親爲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民情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畧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表志之間攷其始末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爲天子北軍之統帥

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
兵卒何也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師京兆謂之三輔
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
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
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
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逼
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持屬
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
騎士請北軍以馬不適士効乏軍典連貶秩則知左
右京兆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南軍無

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爲之高紀如淳注云律
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著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
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爲正一歲爲衛士卽
此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
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
二萬人卽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
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
而民亦不以爲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
臺臨饗置衛士蓋寬饒爲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
饗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

時之人情可知矣攷韋玄昭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卽罷甘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爲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百五十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士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侯衛士共

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

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兵
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
哉故此以萬旅言之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為甚
畧無攷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
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
見二軍之權勢將權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
之法可謂規模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惟此
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尉之任皆
不輕授而必付之縣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
尉王氏中尉戚繼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

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
其陵歟鯁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
王屈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為
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
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專國政劉澤呂氏
之戚屬也實為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
既為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
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
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
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

云我卽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
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
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
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
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旣將北軍而尚有南
軍衛尉居宮中實顓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
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
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旣顓軍其權
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
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

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
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
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
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
不然則勃旣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今平陽
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
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
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
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
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

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宮亂莫有鬪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為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殺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

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為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卽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

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編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漢南北軍考異

林駟

南北軍考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則謂之北所以別也

南軍衛尉寺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衛尉考異南軍衛尉主之衛尉有衛士令丞諸丞衛侯司馬皆屬

焉周勃既入北軍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以此知南軍主之衛尉明矣衛士令丞諸屯衛侯諸屯衛司馬考異按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繆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宮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郎尉表初皆亡負多至千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考異或以光祿勳為南軍既於史無所據况所領皆郎烏可以軍言曰守門戶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擊羗也按禮儀志國有大變則閉宮門城門設屯衛兵不過諸郎與北軍爾初不及衛尉之

所領何也以是知衛郎衛兵同爲南軍事出一體爾
中郎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侍郎郎中郎
中車將郎中戶將郎中騎將期門府蔡質漢儀日期
門府次虎賁府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
年更名虎賁期門郎表掌執兵送從比郎亡員多至
千人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名官徐官考曰
謹按周之兵制無事則徹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
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
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
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祿

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人而秩比郎亦古虎賁之
遺意歟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考異應邵漢
官儀以虎賁曰古官謹按周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
士十有二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成王之導末命
召公俾齊侯呂伋而方發虎賁之士宰臣統總官衛
其嚴如此漢安能及哉期門僕射給事期門羽林府
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衛後更名羽林
騎顏曰如羽之疾如林之盛羽林郎考異後志以六
郡良家補漢儀以三輔良家補然以史考之趙充國
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甘延壽以北地良家

子善騎射補羽林亦六郡也當以補志之言爲正羽
林孤兒徐官考曰漢法待死事有加恩自高帝始也
孔子欲勿殤童汪錡周禮冢人凡死於兵不入兆域
則是死於兵革者固有二等也高帝令軍士不幸死
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又軍法父子俱有死事得
與喪歸武帝則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林
孤兒皆所以激厲將帥也羽林令丞監羽林中郎將
監羽林騎都尉羽林黃頭郎都尉通典西漢奉車駙
馬二都尉並屬光祿勳奉車都尉考異霍光爲奉車
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奉車蓋始於此

東萊曰或以奉車駙馬爲加官非也荀氏漢紀及通
典並不列於加官卽此可考駙馬都尉考異金日磾
爲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駟乘入侍左
右駙馬蓋始於此漢制叢錄曰駙馬都尉之官雖置
自武帝然于時尚主者獨取列侯未拜此官騎都尉
考異表云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秩比二千石及按沛
公爲漢王靳歙遷騎都尉則是漢初亦置矣考異按
本表及後志騎都尉本監羽林蓋南軍也及攷金涉
傳在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胡越騎
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此北軍也今廼

井ノ木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領蓋季年之制也自昭帝用霍山爲奉車都尉侍中
領胡越兵其制已失之矣考異按都尉本軍中官高
祖時靳歙以騎都尉定三秦自後無除武帝以李陵
有廣之風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教射酒泉張掖
其後上官桀以捕反者莽何羅上官安以騎都尉爲
車騎將軍自此騎都尉遂爲一官至宣帝時以騎都
尉監羽林故騎都尉遂爲羽林官又以騎都尉監護
西伯李後李尋平當使護河隄

北軍中尉府中尉考異武帝始有執金吾之名及按
功臣表蟲達從起礪至霸上爲執金吾未審當時爲

河官耳考異北軍中尉主之中尉有中壘今丞左右
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八校尉有中壘校尉掌
北軍壘門內則北軍爲京城兵而主之中尉亡疑矣
中壘今校尉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城門校尉高帝置
出從緹騎百二十人徐官考曰謹按周官司門下大
夫二人鄭氏若今城門校尉漢制叢錄曰按劉屈氂
傳武帝世以戾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表
云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是城門校尉之官自
武帝時始有然表但云中壘屯騎等八校尉皆武帝
初置至城門校尉獨不言起自何時所未諭也成帝

世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踵相躡以特進領城門兵豈至是屯兵益盛又與前世殊耶司馬丞八屯司馬門候徐官考曰按周司門之屬每門下士二人卽門候之官歟城門令史八校尉中壘校尉東萊曰謹按中壘掌北軍則知八校皆北軍也故後志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北軍中候以監五營又按中尉有中壘令丞則知北軍之統于中尉中壘在北門卽與南軍不相亂頗有周人辨方正位之意也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賁校尉八校

尉各有丞司馬惟中壘校尉多有尉一人監北軍使者北軍錢官

總南北軍車騎將軍衛將軍軍正丞周廬千列設戟百重入守虎關出陪豹尾此古人設衛所以強幹弱枝防未然而威不軌也昔成周宿衛之制居則宮正宮伯之衛行則虎賁氏之衛僕從之衛掌於太僕守隸之衛掌於司隸其制蓋不一矣宮正有宮中之徒役宮伯有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任居衛之制然也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行衛之制然也太僕

掌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司隸掌率夷
隸執兵器服兵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
列僕從守隸之衛制然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
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非王出
亦不行四翟之隸則環衛諸門僕從之徒則整飭駟
侍此宿衛之別詳矣然虎賁綴衣無非吉士待御僕
從罔匪正人執劉鉞而止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
夫居虎門而詔王媿者乃率四夷之賤隸糾其德行
稽其功緒勸以善也掌其糾禁嚴其誅賞防以過也
由是言之腹心之衛固擇有道有德之賢而宿衛之

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爲之此宿衛之任嚴矣噫孰知
聖人防微杜漸之意不止是耶蓋人君處內庭之時
多處外庭之時少親侍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今
宮正宮伯之兵衛郎衛固爲太宰之屬而虎賁之虎
士掌於司馬司隸之五隸掌於司寇皆聽命於太宰
內外相維而賢否無相混之嫌事權不分而政令無
下移之漸此周制之所以盡善也漢制南軍衛宮衛
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
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
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

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
衛如八校胡騎越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
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朱虛入衛卒平
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却慎夫人之
坐日磔之侍縛莽何羅之逆王國侯國拘不得入同
族犯法限不得與雖以龔勝蕭望之之賢寧從退免
則宿衛所任之人固無愧於周爾然始以南北軍皆
隸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可也
自武帝疎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
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與焉大

司馬之任又非向時太尉之比豈知禁嚴之地大臣
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之
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爾甚至東漢以來又
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
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
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
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
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
者太后不聽曰中官領統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
我柰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

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卽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流禍至是也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從是故宮禁宿衛之統是司內廂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也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役者驍衛也正衙朝會釐鎧旅卒兩廂列仗唱警應蹕而武衛之職舉焉正殿之前隊立于階長樂永安隊列于廡而威衛之職專焉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門則職于領軍京城烽埃之宜南衛番上之數則職于金吾禁衛名籍器仗出入則職于監門供御兵仗

宿衛弓箭則職于千牛綱舉目張惟唐爲詳焉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長廷師之謹畏至三十年未嘗有過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緘隙龐王父典宿衛習知制度段志元衛章武門夜不示詔則宿衛所任之人亦無愧於周爾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皇有甘寢之安可也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矣夫所謂禁軍者蓋太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

腴田號曰元從禁軍本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衙者豈太宗初制哉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以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正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衙衛兵為南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惜夫推原其故

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其為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唐不以北衙隸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置王叔文之亂其視周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宋朝有皇城司有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國朝因其名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殿前司始於周之顯德國朝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

攝班禁衛而皇城之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而皇城殿前直相維持寔祖周人之遺制不特此爾為金吾者有擁衆渡河之功為虞候者有上疏論事之直為指揮者有手不釋卷之賢抑不特此爾周以冢宰主之國朝以樞府統之內朝外朝混然一體其政柄兵令一惟樞府之為聽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此其防微杜漸之意豈人所能及知哉

論漢三更

馬端臨

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切詳其說卒更者正身

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毋幾矣然晁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雇募而言一歲是併行程與雇募通言之乃如淳註說殊與三日之說背

馳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士謫科所謂吏有謫者罪人也所謂賈人贅婿及有市籍者皆無罪之人也間左者已復除之人也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東漢州兵

陳傅良 兵制

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壘胡騎虎賁三校止為五營謂之五

營校士置北軍中候監之領於大將軍光祿勳省戶騎車凡三將及羽林令衛尉省旅賁衛士領於太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唯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盡還民伍唯更賦九年省關都尉十二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侯吏卒時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由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尉候之職又自西都之季都肄或以為惡韓延壽始以試士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及王莽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

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勒車騎誅守長號令起事光武
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善乎應邵論
之曰天生五材誰能罷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
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
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
驅之以卽強敵猶鳩雀捕鷹鷂豚魚弋豺虎是以每
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搖八州並發牧守梟裂流
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
橫多僵良善以爲已功不教而戰是謂弃之迹其
敗豈虛乎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正前法罷

省校輒復臨時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尉明帝之初
以爲野無風塵乃悉罷沿邊屯兵其後北胡有變則
復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羌犯三輔則置
長安雍丘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又盜
賊沿邊緣海稍稍增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魏郡常
山六百一十六塢屯置多矣始募死罪繫獄囚出戍
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自後往往五營緹騎營
陽虎牙之士迭出征戍初漢氏畧循周畿之制訖於
西京都兵無過一再出自中興郡兵不練而南三軍
交警於境安順以來竇憲三將以擊胡劉尚鄧騭任

尚朱寵馬賢張喬六七將以禦羌而鮮卑之寇南單
于之變亦數移屯連年暴露由是王旅無復鎮衛之
職而犇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爲陷陣徵爲積射誘
爲義從大畧建立名號皇甫規所謂列屯坐食之兵
衆矣卒於中官之誅結援外將故夫漢之禍光武之
銷兵也至安帝末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
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輕當是時邊郡守禦之兵不
精內郡五衛之備不修諸羌轉盛二千石守令並無
守戰意皆爭徙避寇於是徵兵會衆動搖數州增賦
借奉費八千餘億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至於順

帝始令郡舉五人教習射御然而皆憚遠役而郡兵
始叛矣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
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
淮以江漢齊衛東討陳濤唯及江黃北入山戎亦因
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
侯力征唯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漢氏獨得古意
役民以法大帥征師其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趙
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齊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
兵赴遠不過一再自東都兵不能繼然後盜起一方
而羽檄被於三邊民不堪命至於背叛此興兗豫四

井ノ糸
州之卒擊象林萬里之蠻李固所以憤惋也雖段熲以步騎五千費用四十四萬億凡一年百八十戰羗寇畧定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朝廷不能討於是置八關都尉十三州牧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介焉稱無上將軍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書稱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且大保相也非南宮毛之使不能專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大保之命不敢擅興禁旅夫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叅互職掌至於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將將無重權大畧可攷是以兵滿天下居然無患迨及叔季司馬世官爰以命氏至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專臣也自後兵多常聚帥多世守文武異途將相爭長吳起與田文論功而廉頗之賢耻居藺卿之下兵之所在權實歸之是時以在外則外重在內則內重漢氏兵制庶幾乎古南北二軍不能兼

屬而握兵之臣輒重於時太尉相國列為三公城門
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臣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
勢不相下孝文入繼大統不俟移日奪絳侯之柄歸
代邸之臣蓋忌之也武帝留意邊功增設營校卒置
大司馬官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於
將矣託孤霍光丞不與而霍光親戚分典兵衛如
范明友鄧廣漢之往往諸奴視相府無有也宣帝
不堪至赤其族亦出一切矯枉之計悉易諸屯
付之所親許史權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用矣
厥後董賢王鳳元戎以基王莽篡奪之禍光武

中興益創前事內省校士外罷郡兵欲以銷患而蕩
無良法當時滎陽不過千騎公掾監領超遷牧守其
任不輕自後令下房帷政歸臺閣更相傾爭然五營
畏服中人公卿就戮為之掃地何進袁紹不勝其忿
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黃門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門豎
雖剪而董卓之禍以成義軍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
分由此觀之外內輕重一係於兵古之制為不可易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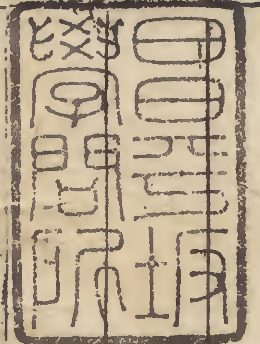
論後魏銷兵

馬端臨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為當時不能伸張彝之冤酷

有見 穢羽林之驕橫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愚嘗考之拓
 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為國也羽
 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兵往往皆
 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國者孝文詔
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
 矯枉過正崇文鄙武六鎮兵卒多擯抑之有同奴隸
 邊任浸輕裔夷內侮魏之衰弱實肇於此任城廣陽
 二王之言可見當時為國遠慮者正當少遵創造之
 規優假介冑之士以救其偏而彝復欲排抑武人不
 豫清品且當時幼主尸位政出房闈選舉無章賢否

混雜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獨欲擯羽林虎賁使不
 得預乎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討紀綱隳矣然彝父
 子謀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川一甲編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井川系

卷之三十四

三

天賜國休八單外也
其下知悉大引而小引信
其下知悉大引而小引信

其下知悉大引而小引信
其下知悉大引而小引信

